

太平洋的十字街头



★檀香山是太平洋的十字街頭，也是太平洋上的人種博覽會。

太平洋的十字街頭

黃國英

檀香山通訊

從熾微的陽光裏，我看見了浮在海天邊緣的檀香山（Honolulu），正像金鋼鑽一般閃爍着，這是太平洋上的十字街頭，南海裏的天堂。

船慢慢地沿着海岸走，我看見了萬綠叢中的屋宇，紅的，白的，和若斷若續的黃色的沙灘，織成一幅色彩和諧的圖畫。

漫步街頭，首先所感到的是一片南國的氣氛，高而綠色的棕樹，和衣衫花綠的人們。論季節如今是冬季了，然而這裏的天氣正像初夏一般。火炎的陽光裏，海風傳來一點涼意。檀香山的緯度，本來較香港還要南得多，不過加利補尼亞海流，從東北到西南，穿過這羣島嶼，使這裏的氣候，像熱帶一般四季如一，却又比同緯度的地方清涼。一年平均溫度，在華氏七十五度之間，正是美國一般人工調節的室內溫度的標準。過去五十六年間，溫度最低的記錄是一九〇二年二月的五十二度，最高的是一八九一年十月的九十度。在普通年份裏，寒熱相差很少超過十度以上。

的。在島嶼的山間，潮濕得很，每年平均雨量在九十吋以上，夏威夷島的山區，更是全世界雨量最多的地方，每年竟達四百多吋以上。一下便是連天傾盆大雨，像全世界的水都向這裏倒下來似的。不過在沿海的邊緣，却十分乾爽，像檀香山，全年雨量不過二十五吋左右。一年中不見陽光的日子，祇有八十天。在這天堂裏，有的是陽光，有的是溫暖。

我閒步走到阿路亞塔（Aloha Tower），這塔位置就在碼頭叢中，高逾十層。阿路亞在夏威夷語的原義，是包含有『我愛您』和『再會』的兩層意思，但是如今却像藥中的甘草，凡事都可用了。

到了塔頂，舉目四顧，檀香山就在面前，襟山帶海，十分富有詩意。南方是一望無際的汪洋，水連天，天連水，一片碧綠。北面是一串小丘，連接着雄偉的靈山，山坡上分佈着叢叢屋宇。珍珠港橫在左方，右邊是所謂太平洋的直布羅陀的鑽石山，美國在太平洋的軍械庫。再過一

點是世界馳名的衛基基 (Waikiki) 海浴場，全市像一條環帶繞在奧阿胡島的南部，分佈在長約二十哩闊約四哩的地帶。城區面積共有八十二哩。

奧阿胡島是夏威夷羣島的一環。本來嚴格地說，夏威夷羣島 (Hawaiian Islands) 包括所有分佈在太平洋自西南至西北長兩千哩的地帶的島嶼，但是通常所指的夏威夷羣島，不過是指南自夏威夷島 (Hawaii Island) 北至尼荷島 (Niihau Island) 約四百哩地區的島嶼。計有夏威夷，麥夷 (Maui)，奧阿胡 (Oahu) 哥華夷 (Kauai)，麥魯卡夷 (Molokai) 等五個大島和蘭亞夷 (Lanai) 尼荷和卡奧拉威 (Kahoolawe) 等三個小島。論面積是夏威夷島最大，但是論人口和繁華是奧阿胡島第一。該島的面積共有六百〇四方哩，佔全羣島的總面積十分之一弱，但全羣島人口祇不過五十二萬人，奧阿胡島就有三十六萬人，佔人口總數五分之三強，光是檀香山一城就有三十萬人了。檀香山是奧阿胡島的港口，也就是羣島的首府，總督的所在地，握着羣島經濟出納的命脈，在交通上又是太平洋的咽喉。

論政治的淵源，夏威夷羣島原是該地土人的社會，各島原不相聯，各有酋長統治。與外界關係的開端，始自一七七八年英籍航海家詹士曲 (Cape James Cook) 發現該列羣島。當時他命名為山威治羣島 (Sandwich Islands)，用以紀念英國山威治公爵 (Earl of Sandwich)。從此以

後，島上人事的變遷，也成了世界歷史上的頁了。在十八世紀的末期和十九世紀的初葉，夏威夷島上的加美客美加酋長興起，先後征服了附近的島嶼。到了一八一〇年，這個太平洋上的拿破崙，統一了全羣島，建立了夏威夷帝國。跟隨着白人經濟上的掠奪，是政治上的陰謀。一八九三年島上起了政變，尼尼奧加拉尼女皇被推翻，結束了王朝的命脈，這國度變成了夏威夷民國，由美人多爾 (Sanford B. Dole) 就任總統。這傀儡戲一共上演了六年，終於在一九〇〇年為美國正式併吞，而第一任總督就是那位多爾總統先生。如今夏威夷羣島的政治組織，正和其他美國各州一樣，不過州長，秘書長，和地方法院的法官，都是由美國總統直接任命，而不是由人民選舉。名義上夏威夷羣島的人民也是美國的公民，但是沒有權去選舉總統和國會議員。在美國國會中祇有一個代表，而這代表又是沒有表決權。在各城市裏，市民是有選舉市長和參議員的權利。如今夏威夷師着改州，阿拉斯加也跟着嚷起來，不久的將來，美國國旗上的星點，將又有另一番的排列了。

檀香山是太平洋的十字街頭，也是太平洋上的人種博覽會。論種族幾乎是式式俱備，論人數是白種人最多，共有十七萬三千多人，其次日本人，共有十六萬八千多人，第三是雜種夏威夷人，約有六萬四千，以下是菲列賓人，約有五萬四千，第五是我國僑胞，約有三萬二千人之譜，

純粹夏威夷土人不過祇有一萬入左右，僅佔總人口五十分之一弱。喧賓奪主，莫此為甚了。他們大多散居在各小島上，人口是在逐漸衰退中。在一九四三至四六的三年間，已減少了二千人，他們種族的前途，十分值得憂慮。在檀香山的街頭，通常看見的是比白種人黃而又比黃種人白的混血兒。

島上的工業和商業，自然大部份都是操縱在白人的手裏，但是華僑勢力，據說是很不弱。在社會上的經濟地位，較美國其他地方的華僑略好。在華僑的大本營的舊金山，僑胞是集中在兩三條馬路上，自成所謂『中國城』，他們自有一個社會，也自成一個經濟系統。商業範圍大部份還限於彼此間的供需，與美國一般經濟很少關聯。然而在檀島，則正像南洋羣島一帶的華僑一般，地位介於白入與土人之間。毫無例外地他們也像其他各地的華僑聚族而居，但卻又沒有像舊金山的華僑與外間有限的明顯。他們經濟活動範圍較為廣泛。華僑資本的銀行計有兩間，經營鋸木廠等實業的也不少。此外多數開設餐館，古玩店和洋貨店。小菜市場尤其是華僑的專利品。攤販們穿着比國內一般醫生的制服還要潔白的衣裳，有很新式的收銀機與天秤，一切都乾淨齊整。他們的面孔和國內的同胞毫無異致，但在不同的環境下，生活却會有這樣的不同，由此足證事在人為，黃面孔的中國人和垃圾，其間絕無一定的關係。不過在縱的方面來講，檀島華僑的勢力在逐漸衰退

中。中國政府對一般華僑的忽視，給予日籍移民很好的發展機會，憑了他們政府政治上的影響和經濟上的援助，直至戰前，他們的勢力逐漸膨脹。到了太平洋事變發生以後，華僑的景況才好轉過來，以後情形怎樣，却又難說了。

檀島華僑的經濟雖然寬裕，地理位置上與祖國較近，然而僑化教育，却遠不如舊金山。三萬二千多的人口，在戰後祇有四間華僑學校和兩三家中文報紙。但在舊金山，僑胞祇有兩萬人，却有七八間學校和五六家報館。檀島的明倫中學，據說是全世界華僑學校最大的，戰前有學生一千多人。其次稍具規模的還有中山中學一所，前些時受了珍珠港事變影響停辦。一九四三年又因檀香山議會通過限制外語學校的法案，被迫不能復課。後經中華總工會向中央法庭起訴，打了一年多的官司，才獲得復校的許可，如今正醞釀招生開學。該校校址就在鬧市中，式樣較像一座大的汽車房。我在這裏的當兒該校正登載着招生廣告。我雖然不好咬文嚼字，然而也覺得那篇文章文筆生澀得很，一般華僑學生的國學根基，更可想見了。報館如今祇剩了新中國日報和中華公報兩間。新中國日報如何，未曾過目。中華公報是國民黨辦的報紙，每日出紙一大張，編排和國內一般報紙比較真要落後半個世紀。編輯和取材大概還是和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時一樣。新聞方面大多登載美聯和合衆社的稿件，恐怕就是直接從西報裏翻譯過來的。副

刊尤其是貧乏得可憐，祇有疏落的幾節文人逸事之類，全張都是用很大的鉛字編排，廣告却要佔了一半以上。在國內看報紙要用顯微鏡，然而在這裏却大可像看電影一般遙遠地欣賞。報上的廣告，甚至社論，就國文論國文，也有許多不通的地方。島上有領事館一所，外表看來樣子很不錯，然而裏面有沒有像樣的人員，却又難說了。革命時代和抗戰期間華僑都盡了極大的捐輸，但是如今政府所給予所謂革命之母的報酬是什麼？

檀香山的開展，祇是一九〇〇年以後的事情，對這樣的一個祇有三十萬人口的城市，自然不能有過份的期望。街道並不寬闊，也不十分乾淨，電力廠煤氣廠和一些工廠都是設在鬧市當中，車輛交通的指揮，尤其是不完備。許多十字路口都沒有交通燈，祇有警察吹着哨子舞手動腳正像教授柔軟體操一般地支配車輛和行人的來往。論市容是比不上美國本土同樣大小的都市。不過就物質繁榮而言，却又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全市計有二十一間戲院，放映着美國最新的影片，其中九家，座位超過一千以上。華麗的旅館，計有十三家，最大的是夏威夷皇家旅館，共有四百個房間，單人房的房租，每天由十四元起，和美國國內一般水準比較也貴得多。大的夜總會計有二十五間。論文化事業，十分發達，檀香山一城共有六種日報和兩種週刊，流通總數，每日約有十九萬份，平均起來，每個半人便有一份報紙。此外有一間博物院，藝術學院(Honolulu

Academy of Arts)。一間水族館和一間共有五十六個分配站的圖書館。教育機關中最高學府是夏威夷大學，建於一九〇七年，最初祇是一間農學院，一九一九年改為大學，現有文理，工程，師資和農學等四個學院，教職員人數有三百三十多，學生約有三千人。論校舍比不上我國中的大學，一共有十八座建築物零零落落分佈在丁字形的路旁。建築頗新，但並不宏偉，祇像我國中上人家的住宅，師資學院有許多建築還是用木頭建造的。自然，一間學校的好壞絕對不是從外表可以看出來的。農學院據說設備十分完善，關於蔗糖方面尤其專長。文學院裏東方文化部分也並不弱。校內著名的臘腸樹，形狀和普通樹木差不多，既不見得雄偉，又毫無雅緻，祇是果實長長，像外國的大臘腸而已，聞之無味，視之無色，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在廣東果實長像外國的大臘腸的樹木不知有多少，何以那裏的却特別著名，是否像我國的祖紅木樹(Red Dawn Wood)一般是世界聞名的國寶，却又需要請教高明。職業補習學校有檀香山社教學校(Honolulu Community School)，是專為成人教育而設的。裏面的科目從中學普通課程一直到專門職業學校的科目都有。一部分科目是學分制的，該校所發的證書為美國各大學所公認。中學公立的計有三十間，私立中學有十八間。小學公立的約有一百三十七間，私立的有三十五間。中小學生人數合計約有十萬五千人，佔人口總數三分之一強，該是學齡兒

童的全部了。藝術學院建築很富有中國意味。與其說是一所藝術學院，無寧說是一所藝術陳列所，裏面有幾間課室有幻燈設備，十足美國派頭，科目自然都是關於藝術音樂之類，都是短期班性質，上課期間，每科大概是一個月到兩個月的樣子，學費全免。院內大部份地方却是用作陳列室，擺滿了中國、印度、日本、南洋羣島等東方民族的藝術品，如器皿、衣服、圖畫、雕刻之類的東西。說少自然並不少，但也並不怎樣豐富。我國部份計有陳列室三間，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個部份。上古和中古的自然脫不了泥馬之類東西，近代的有玉器磁器和菩薩，盆盞之類，雕刻極其精緻，而且有些很大，價值當然很高。菩薩一個當中坐着，樣子孤獨可憐，我國一般民衆崇拜的對象，竟是洋鬼子玩弄的東西。還有兩件龍袍，製作不很精，恐怕是從中國二等戲班裏買過來的。還有幾個室子是擺西洋古畫和美國近代畫家的作品，所作人物有些不似人形。中國舞台上兩三個瘦伶仃的戲子是代表十萬雄兵。洋鬼子自然可以把顏料倒在一起便說是山水人物了。博物院是由查利主教 (Charles Reed Bishop) 捐贈。他原是一個傳教士，後來與島上一位公主結婚，公主死後他承繼了一筆財產，於是辦了一所專為教育夏威夷土人的學校和一間博物館，以保存夏威夷的文化。館係石頭建築，共分三層，地下陳列夏威夷羣島的古物，上兩層是南海的鳥類和魚類的標本。入門左邊的一室陳列了夏威夷皇族所用的標

識，係用鳥毛、木頭、人骨等等合造而成，形狀和我國的雞毛帚差不多，不過長大得多。色彩雖是繽紛，然而想起了人骨又不禁令人毛髮悚然。右面是一個大堂，先有一個夏威夷土人的模型，身材高大，體格強壯，腰間祇束着一條腰帶，手裏拿着一條竹和骨頭做成的矛。此外是陳列土人所用的武器，石頭木屑，形形色式包羅萬有。布匹是用植物的外殼製鍊而成。圖案相當美麗，顏色也很多。其次是器皿，都是用樹木的軀幹挖成，製作很不錯。用當時石頭的工具來做成那些形形色式的樣子，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外還有幾個土人的模型來表示他們的生活，大小就和真人一般，製作十分逼真。還有一所土人的茅屋，門口很低，據說這樣如果敵人要走進來，就非得低頭不可，那麼屋裏的人便可乘時迎頭痛擊，給他一記了。想不到那時的土人，也有馬奇諾防線。

談夏威夷文化而不談草裙舞，真是數典忘宗。草裙舞原文是 *Hula Dances*。據說夏威夷原始的草裙舞與現今常見的極有不同。這舞據傳是源於夏威夷的火的女神彼利 (Pele)。一天，她睡着，得了一夢，她夢見棕樹在搖擺着，蔚藍的海在盪漾着，火山噴着烘烘猛火。醒來的時候，她召見一位夏威夷的女孩，囑咐她模擬她的夢境來跳舞。於是那女孩拿了葵樹的葉子作裙，來表示搖擺的棕樹和盪漾着的波濤。紅色的花是代表火山的紅焰，其他的花朵是表示明媚的陽光裏山坡上的景色。穿着齊整後，那女

孩開始跳舞了，跳這女火神的夢。纖弱的手指是代表濛濛細雨，山間裏樹葉的飄搖，和天上閃爍着的明星。手臂的動作像微棕樹的搖擺，葵葉的裙子形容海上飄浪着的波濤。這舞原是用對自然的一種崇拜，是一種宗教的儀式，是一篇用動作來做的詩，原不是要用來表演大腿的。我想這一夢該是人類經濟史上最重要的一夢。從此七十二行中又多了一門生財大道了，也就憑空救濟了不知多少的失業婦人。

夏威夷羣島主要的實業，計有蔗糖菠蘿和「遊客」。論土地夏威夷羣島原是不適宜於農業的。該處的土壤年齡據說比世界其他地方平均少了五百萬年。然而由於美國開荒者的努力，這羣島如今已成爲肥沃的地區，美國農業的重要的一環。

最主要的實業是蔗田，一共有二十一萬多畝，約當羣島總面積五分之一強，佔可耕地的總面積百分之七十四，由這一點足可以看到蔗業在夏威夷羣島的重要性了。蔗田中約有一半係農墾公司 (Plantation) 經營，其餘則屬於地主政府及自耕農等。蔗漕年產量約八十萬噸，約當美國全國的消費量六分之一，總值約八千萬美元，容納工人約四萬五千人，約佔總人口十一分之一，他們的工錢，以前平均有五元一天，另由僱主供給住所醫藥等等。前些時他們罷工，如今待遇改了。每天七元二分，另由僱主以極低租價出租房子。照美國生活水準而言，他們的生活，如今

應該十分過得去，足可以抵得上我國中上人家有餘。羣島上有煉糖廠兩間，但是粗蔗糖百分之九十七是運回美國去提煉，以供給西部各州的需要。

次要的實業是菠蘿，島上種植菠蘿的土地一共有六萬三千英畝，佔可耕地的總面積百分之二十一，產量年值五千多萬美元。在菠蘿季節的時候，容納工人三萬五千多人。島上共有九家菠蘿罐頭廠。最大的一家是多爾公司，建立於一九〇一年，由約翰多爾 (John D. Dole) 集資兩萬美元經營。如今該廠已成爲世界最大的罐頭菠蘿廠，出品佔全世界總產量百分之九十。資產累積達數千萬美元。該廠十分歡迎遊客參觀，專設一部任招待事宜。廠內有一間很大的客廳，陳設很不俗，菠蘿汁就像自來水一般隨便人喝的。我們坐在那客廳內不久，就有身穿黃色制服頭戴像菠蘿一般帽子的女招待員，帶領去參觀解釋各部份工作程序。菠蘿大小的分類，除皮去心以至入罐都是用機器去做，祇有剔除腐爛部份是人工的工作。廠內製造部份的工人，都穿了制服，帶着膠手套，樣子頗見隆重。製造程序十分簡單，並無可述，但是廠內機器運用的週密，和對工人安全的關心，是十分值得欽佩的。工廠內的道路完全劃上了安全線，鄰近製造部份搭上了高架走廊，用鐵柵隔開了左左右右落的路線，不但增加工人的安全，而且又減却了工人來往對工作的妨礙。工人有兩千多，女工的待遇每小時七角五分，男工九角。和美國本土工人比較，並不算

高。在菠蘿收穫的季節，該廠連同農場部份，共有兩萬多工人。出產除罐頭菠蘿外，另有菠蘿汁，菓酸（Citric Acid）等副產品。參觀完畢，廠方拿了許多菠蘿出來招待，他們的慷慨，實在令人受之有愧。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廠內辦事人員眼光的遠大，這也許是他們成功的秘密吧。在我國適宜於種菠蘿的地帶很多。台灣海南和廣東本部一帶，任何一個區域的發展都可以和夏威夷羣島爭一日的短長的。然而今日我國的情形怎樣？

在夏威夷的實業中，游客事業佔了第三位。每年來夏威夷羣島旅行的人約有五萬多，花費在島上的金錢約有二千多萬元。夏威夷政府特設了旅行事業部（Visitor's Bureau）專「管理和遊客有關的事宜。一方面經常印發宣傳品，以廣招徠，另一方面嚴格地管理與游客有關的旅館商店與娛樂場所等，以求旅客的舒適。並且積極地改良交通，發起各種節會，組織各種參觀團體等。他們正想在幾年內使夏威夷游客事業成為夏威夷羣島最大的實業，要把遊客事業的收入增加到一萬萬元。如今輪船公司航空公司都在籌劃減低旅費，建築新型價廉的旅館，使旅行成為普通人能够負擔得起的娛樂。

夏威夷羣島山明水秀，四季如春，無疑是消寒避暑的理想地帶。正如世界任何名勝區域一般，檀島也有西湖十景羊城八景那一套。也正如其他各地的風景一樣平凡。所謂『倒流瀑布』（Upside down Falls）看來不過如是。

衛基基海灘，論物質建設和風景，似乎比不上香港淺水灣。珍珠港離檀香山市區約有四十五分鐘的汽車路程。戰時美國太平洋運輸的中樞。經常駐紮有二十多萬軍隊，又是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基地。附近山頭，據說築滿了隧道來貯藏軍火。坐汽車從那裏開過，看見港內碼頭倉庫船塢等設備，似乎沒有舊金山灣內那個軍港一般宏偉。港內築了一條一條的石壩，原是給戰艦停泊的。當太平洋事變日機偷襲的時候，美國太平洋艦隊正齊整地排列在那兒。那些石壩便變成了陷阱，戰艦動彈不得，結果幾乎全軍覆沒了。遠處看見美國海軍和陸軍的醫院，建築十分雄偉。據說各可容二千病人以上。路旁有許多美國海陸軍軍官的住宅，外表很美麗，較普通一般平民住宅要好得多。美國軍人平日養尊處優，但打起仗來却很有勁兒。憑我過去在美兩國軍隊服務經驗來批評，美國軍隊不能吃苦，但能够苦幹。中國軍隊剛好相反，能吃苦但不能苦幹。

檀島的風景最能令我留戀的是彼里（Pali），原文是懸崖的意思。這地是檀島著名的古戰場。當加美客美酋長（Kamehameha）侵略阿胡島的時候，島上土人集中於此，背城借一和侵略者作殊死戰。不幸眾寡懸殊，他們全給加美客美酋長的族人攆到懸崖下面去，成了夏威夷羣島歷史中最悲壯的一頁。論史跡是無足述。那地方在兩谷之間，縱橫不過十數丈。就讓它像罐頭沙汀魚般塞滿了人，也容不下三四百。和歷史有名戰役相比，是毫無足道

的。但是該處形勢的雄偉和風景的秀麗，使我念念不忘。左面是一個奇峯聳立雲端，險峻得無可攀援，右邊是一塊石壁，連着連綿不絕的羣山，本身就在懸崖上面，高約二千多呎。面臨的是一個平原，五顏六色的房子，青翠的林木和旋繞如帶的公路，就像圖畫一般擺在面前。遠望過去，是晴綠一片，分不清那是海，那是天。間有浮雲在那裏閃蕩，看來，像滾滾的波濤。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山，水，和原野能够織合成比這幅更和諧的圖畫。

其他的島嶼大部份是農場和漁村。夏威夷島有高逾兩萬呎的山脈和有着世界最大的活火山。

在一個黃昏，我離開檀島。船依依不捨地飄離了碼頭：左右環繞着不少的送別的遊艇。在驪歌聲中，我看見檀島閃爍在黑暗裏，逐漸地消失去了。

（本文參攷檀香山商會統計材料，關於華僑部份，承李大明先生指正，謹此致謝。）

一九四八年七月重寫於舊金山。

★當您今晚坐下來吃飯的時候，請您記

得全世的小孩子，有一半都把鼻子壓扁在玻

璃窗上在看著。——Billy Rose

烟中極品

大克雷斯

祖知枝烟 · 高提質品





★在大風浪裏，我們體會到了所謂爭鬭。
翻開一部人類的歷史，它告訴我們誰佔有了海洋，也就是大陸的征服者。

留英海軍歸國記

錢嘉鋪

——歸國紀行

離英到直布羅陀

渴望著返國已經不止三次了。直到接艦後的第四天，我們才如願以償。逗留在英國的兩三年中，初期忙於基本訓練，過後那是分別實習。重慶和靈甫二艦自出船塢以後，也有二月餘的試航。沿普特蘭（Portland）和普茲茅斯（Portsmouth）一帶巡洋。那是一九四七年冬至一九四八年春天的時候。

有人對英國留戀，有的却歸心如箭。這雖完全看個人的心境，但大家對英國那種平安有規律的生活，總還記在心頭。一般說起來，英國的生活水準雖不比美國高，但在平均享受上來說，英國的戰後配給制度的確曾限制了富人的奢侈，做到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工作。

心頭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但在興奮後面帶來了一絲

緊張的意味。三分之一地球的歸程，那些海洋浪濤，赤道的炎暑，都需要有一顆堅定的心去克服。

離開普茲茅斯出發的斯卑特亥特（Spithhead）是下午三點左右，南海的夕陽在發着金黃的光，大家的心裏有一絲別意。

英吉利海峽風平浪靜。托福天氣好，我們可以說沒有遇到一絲風浪。早晨的大西洋有明朗的視線。工作之餘，惟一的安慰那就是英國所缺乏的風清日麗的天氣了。三十日晨，東方才露魚肚色的時候，已看得見二邊的大陸了。四天的航行，我們都感到一陣輕鬆去遠近直布羅陀。

船一靠碼頭，我們就感到一種季節的轉變。望着翠綠而茂盛的樹林，再看看自己的黑沉沉的制服，我真想告訴它，『你是多笨重。』

整個直布羅陀是座山，黃昏時分，燈光點點，許多人

坐在甲板上閑談打譬喻：有人說像座獅身，因為它前邊突出高聳天空；有人說像重慶山上，交通四通八達。但不管它像些甚麼，直布羅陀是個重要的軍事港。山峯中段到頂上完全是防禦工事。汽車來往叢林之間。從下面望上去，有不少無線電台，雷達等設備。山洞也清晰可見。砲台都躲在山洞背後。我們的遊山隊會得到當局允許參觀山頂，雖然是走馬看花，但踞高俯瞰大西洋地中海又如在身畔。

這裏因為鄰近瑞士和法國印度商人做鐘錶和香水生意的頗不寂寞。直港有一條長而狹的街道，入晚以後，五色繽紛，酒吧間裏傳來的西班牙歌聲，多少有些引誘的味兒，龍蝦和花生米下酒，誰都會感到那是『故鄉味』。

直布羅陀本來是西班牙的地方。英國人在這裏所以頗有統治者的氣味。從直港到西班牙有一條公路可通。如果坐汽車越過邊境不到五分鐘就到西班牙的萊里尼亞城（Larinesa）說起公共汽車是又小又矮，簡直透不過氣來，坐慣了英國的雙層紅色大車真有天壤之別，私人到西班牙去要得到大使館的許可。團體去却方便多了。我們有個西班牙旅行團，一天分二組，時間匆匆，只是觀光而已。

西班牙盛行一種鬥牛的風俗。這和日本的摔角，英國人的足球一樣。這種帶有濃厚地方色彩的鬥牛往往使人幻想到中古歐洲的騎士。鬥牛普通在大圓廣場舉行。鬥牛人特別穿一種紅衣。這完全是一種蠻力，直到牛被劍刺死為止。星期日下午許多到萊里尼亞城去的，確曾一飽眼福。

坐汽車從萊里尼亞到阿及西亞（Algeciras），路經斯坦羅克（Sihoge）沿途山巒連綿，頗少平原。公路上來往的騾子，馱着貨物，乾燥的地方是黃沙。那裏的熱帶風味已經很濃厚了。西班牙的屋子頗有東方色彩。金黃及翡翠色的琉璃瓶尤吸引人注意。這三個小鎮雖是不能代表一般的西班牙，但大概的遺留着因從前內戰而致的生活水準的降落。

黃色海城馬爾他

當我們經過西西利島附近的時候，已是九日的傍晚，爲了準時到達馬爾他，我們儘可能的減低航行速。這期間和在大西洋一樣的我們有一段和平的航程。在夕陽下，我們停船放小舢板出去，游泳對大家是件興奮的事，會游泳的對那些站在甲板上觀光的人驕傲的說：『這一生不會忘了在地中海游泳的事。』

馬爾他是英國海軍在地中海的根據地，這是一隻強有力的不沉母艦。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馬爾他對開闢第二戰線及攻擊意大利西西里島，占極重要地位，重慶號過去大部份是在地中海艦隊服役；曾一度爲第十二巡洋艦隊旗艦，說起來現在是舊地重游，但事過境遷，如它知情，也該有點感慨系之了。

馬爾他港內彎彎曲曲，船行其內，頗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概。港內交通器具除渡輪外，有一種名叫Puccia小划

子；這對我們大開方便之門。這種划子二頭翹起，一人划二個槳。依靠這種小划子爲生的馬爾他人，都非常熟悉船隻的調動。划舟人說起重慶號，頗有『不堪回首話當年』之感。買舟遊港，比起小汽艇來，蕩漾港內，別具風味。

馬爾他的意大利人，有一部份經商，神父也不在少數，羅馬教堂在狹小的街道中間雖有些不調和的感覺，但每當黃昏時分教堂鐘聲此響彼應，充滿了古羅馬的氣息。

有人說當意大利人統治馬爾他的武器是宗教，所以的確會興建不少教堂，現在的英國人却建築了更多的船塢及飛機塢，手段有所不同，目的却一樣。

馬爾他全區可分三個地段，商業中心在瓦萊太（Valletta），戰爭遺留下來的破壞還是到處皆是。當你第一眼看見馬爾他，你會不慣那種『黃色』的感覺，它一直刺激着你的神經，整個的馬爾他除了綠色的芭蕉外，就很少有其他活潑鮮明的顏色了。

從霧的英格蘭出來，晒到熱帶的太陽大家都感到一種生活的轉變。從大西洋到地中海，入晚以後，海洋性氣候帶來了涼風習習，掛吊鋪睡在甲板上的人都悠然自得。停船時候，生活可以輕鬆不少，除洗衣補縫之外主要課題是上岸觀光了。偶爾也有電影看。當甲板上走久了，疲倦的時候，一羣水手席地而坐，海上銀幕也別具一種情調。

離開自己的國家愈近，每個人的心思也更複雜，所謂如飲水然，冷暖自知。有許多人渴望自己的家園，有的嘆

息着歲月不留人。水手生活是痛苦的，當船在航行的時候差不多完全生活在單調寂寞的氣氛裏，所有的僅是汪洋大海，海也許是美麗，但大家已沒有像學生時代那麼的愛它了，現實生活會沖淡對自然的欣賞，我們都有這種感覺。寫家信或者情書的人那支筆已沒有二三天前那麼流利了，所謂有苦說不出，紙短情長，每有擲筆興嘆者。

水手的生活是一片緊張，鬆懈，辛苦，享樂的交響曲。在英國，許多人學會了跳舞，打彈子，溜冰。抽煙的，百分比最強，原因是，我們都有一種價廉而物美的配給香煙。收集郵票及照片的人大半是比較細心的人。游泳打球是一般的愛好。這裏筆者附帶提到我們的刊物『長風』，它在國外印刷困難條件下曾支持過一個時期。雖然那是幼稚的，但培養人却費煞了苦心。

在亞非之間

從馬爾他到賽特港的航程中，真如航行報告上所說將看不到一些陸地。我們差不多是一直向東航行，地中海有深藍寶石似的海水，從任何方面說起來，地中海是世界上地處最重要的海洋，它包括了半個歐洲及中東的國家。地中海我們曾航行了八天。

賽特港在蘇彝士運河北口，介於地中海紅海之間，獨立了的埃及會不斷地努力要收回這條運河的自主權，英國人却不是那麼想，無疑的若是誰把握了蘇彝士運河，他可

以控制整個中東及北非，紅海和地中海的交通。大英帝國那肯輕易把這條到遠東之路讓與別人呢？長達九十六哩的運河，完全在英國軍隊保護之下，埃及只僑居幫助地位。埃及反英空氣一向很濃，但爲了巴勒斯坦問題，收回運動暫告緩和下去。

也許蘇彝士運河對大家非常熟悉。運河本身確是件偉大的工程，但如果你要知道那邊的景色，那你是要失望的。運河的一邊是埃及，對面就是阿剌伯，後者的土地比前者更荒涼。沙漠的草原是寶貴的，但我們向阿剌伯那邊瞭望，簡直是空無所有。沿埃及一帶，有公路和鐵路與運河並行，岸上除了幾個黑色的阿剌伯人穿了白長袍在飄飄然的走路外，所有的也只剩有一片的黃沙！

賽特港是埃及，阿剌伯人的世界，他們雖然都是皮膚較黑的人，但我們能從他們的服裝、身材上看出他們之間的不同點：埃及人一般的是較矮胖，嘴唇上慣常留一撮鬚；阿剌伯人却比埃及人瘦長，也許是他們穿了件長而寬的大袍的緣故。阿剌伯人區域裏有一些茶店，和中國小鎮上一樣，他們在吸着旱烟筒。阿剌伯人及埃及人都戴一種紅色方圓頂的帽子，加上條黑絲子，這好像中國戲班子裏小丑們所用的一種，在我們看來也許只有滑稽角色才配戴，但事實上在中東及所有回教國家裏以這種帽子爲最正當的禮帽，就是海軍也戴上這頂『紅頂子』。我們看他們雖怪不順眼，但他們却滿不在乎。

上岸大家具了戒心，這倒不是因爲埃及人對我們有什麼仇恨。聽到過岸上的人傳說，賽特港是比較骯髒，易受欺的港口。實際上，不僅僅是賽特港，愈走到遠東，我們會將看到更多的黑暗！

一上街，討厭的是那些小孩子，圍攔來要錢，或者要給你擦皮鞋，你如果拒絕他們，那些惡作劇就隨之而來了，小販們最會騙欺，外來的陌生客。水手是他們最好的對象，那些店家拉拉扯扯的要你做交易。笑話的事是：有個同學去寄信，發現寄信也有不同的價錢。到博物館去參觀，一個領導人也伸手要錢，聽說因爲這裏的公務員待遇不甚好，所以乘機『捉混水魚』的常有之。

埃及女人如果上了四十歲以上穿一種黑色古裝，鼻子上有一條裝飾品似的東西，整個頭部除一對眼睛以外，都在黑色的面幕包圍之下，她們之所以這樣做，也許有她們宗教的意味在裏面。我們在賽特港停留不久。希望到開羅去也成了泡影，這對許多想一瞻埃及獅身人面的朋友可以說是頗大的遺憾。

火 的 海

走完運河已是下午六時左右，看見了紅海大家都要說一句『紅海不紅』。

過了紅海的第二天大家體會到一陣難受的熱浪來了，從地圖上看紅海是在二大沙漠之間，實際上它是個內海，

從非洲吹來的乾燥的風，有一種腥臭的感覺暈人頭腦。當太陽躲在一陣昏黃的霧中，那時甚至連一絲微風也難以找尋。朦朧的視線，生活如鉛樣似的沉重，壓迫着每個人的心身。

這個時候苦了輪機兵，又熱又疲乏，每個人是紅着眼睛。從骯髒的機艙爬到上面來吸一口新鮮空氣，如從牢獄裏放出來一般。在紅海看到不少沙魚，它們有驚人的游泳速。如果依照我們的航行速每小時十七哩來計算，那它們是可能超過我們。灰黑色的身軀，尖尖的嘴，原是厲害的東西。除沙魚之外，紅海惟一的點綴却是黃沙了。那一層層隨浪飄來的沙泥，在陽光下閃耀着金黃的光，也許這就是紅海唯一可能的解釋了。

到亞丁的前一天，氣候沒有變得風涼些，海水溫暖平均在九十度以上，冷水也是溫熱的了，只有入晚以後有些微風，藍色的天天空佈滿了星斗，它們是那麽不耐煩的瞋着眼睛。聽着海水拍擊着艦身，汗流浹背，也就這樣迷迷糊糊地躺在甲板上睡熟了。可以說在一種渴望的心境下到了亞丁。紅海，我們不會忘了那熱浪帶給我難堪的生活，如果以大海來形容紅海，怕也不過份。

亞丁——一個窮困的港口

如果你花二個盧比，那麼你可以坐小汽車從港口到亞丁城。一路風光只有二個字可以來形容：『風沙』。

這裏居民過着一種困苦而簡單的生活。阿刺伯人及印度人雜居在一起。言語是相當複雜的，那些山嶺，走近過去看，紅裏發黑的顏色，好像火山爆發後不久一樣，草木當然談不到。如果以西遊記的筆調來寫這種地方，一定是駭人聽聞了。山洞裏蓋起草棚，就是這樣過着他們的生活。說起他們唯一的財產，那是：草席和鍋子。

亞丁城也者其實不過是一個小鎮而已，那些鱗次櫛比的小屋後面的荒山，那些黃沙吹來使你睜不開眼睛，沙子打在身上有一股難受的刺痛，黑小孩跟在後面頑皮而討厭的向你要錢。如果你要向警察問路，他是那樣的漠不關心。小巷裏有躺着的駱駝羣，木車上睡着那些趕路人。我雖是嘴裏渴得難受，却沒有勇氣到茶店裏去要一杯印度茶。一些小飯店裏我看見一批人老實不客氣用手在抓東西吃。也有不少人嚼着一種草，說是可以止渴的，我嘗嘗味道，也說不出是苦是酸。

我的天，還有幾個黑小伙子跟在後面，嗡嗡嚶嚶的講着惡劣的英文，意思之中是問要不要女人，那副傻樣兒，裝着鄙劣的神氣，誰見了都會作嘔的，亞丁雖是沙漠裏的一朵花，可是在我們看來，只不過是一個最壞的行脚而已。

阿刺伯海的風浪

對印度洋大家懷了顆戒心，平靜的渡過了大西洋，印

度洋怕不會對我們客氣了，離開亞丁是六月二十七那天，風浪開始在二十八日，大家再也不能優閒地躺在甲板上，夜飯後安靜的聽着唱片，看月亮聊天了。浪來得很兇，雖然沒有排山倒海之勢，船身的斜傾度却是驚人，尤其是入晚以後，分辨不出海與天，所可見的祇是微弱的星星。睡在艙裏又悶又熱。如果偷懶不掛吊鋪，睡在桌子上，頭重腳輕的味道才難受，像這樣的浪頭，把我們的心鎖住了。整天，海是那裏無情，在上甲板走路時，一不小心，白浪打來如落湯雞。大家都懷了顆鬼胎。現實像一把磨刀石，在不斷的磨練人。在大風浪裏，我們體會到了所謂爭鬥。翻開一部人類的歷史，它告訴我們誰占有了海洋，也就是大陸的征服者。海洋的發展幫助了人類的文明，假如世界上一旦沒有了海洋，那將變得平庸而呆鈍。生活在海洋上那些波浪會洗滌你的思慮，有時候它會給你曠闊的胸襟，但有時却是緊張和警覺，使你變得沉默而剛毅。

哥倫坡的『印度味』

有人說哥倫坡是佛國，但不知釋迦牟尼是否真的曾到這裏來傳過道。

哥倫坡有一個偉大的人造港，如果在印度洋雨季的時候去計算那些浪頭的壓力的話，那該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港口風景比亞丁動人得多了。橫在眼前的遠景，是一片的椰子林，偶爾有白色圓頂的教堂建築，多少帶着東方的氣

息。在這裏我們遇到了二艘中國商船，其一是招商局的油船，可能是到伊朗去運油的，中國商船在國外，時常受當地海關及海軍方面的欺侮，尤其是荷屬東印度，原因是他們一點受不到自己國家海軍的保護。今天一旦在異域相會，幾個海員們也特別興奮，感到一陣安慰。

哥倫坡城不大。但因為產茶及樹膠、珠寶的緣故，却有它貿易上的價值。一登陸撲鼻而來的是股異樣的味兒，到過印度的人都叫這種臭味為『印度味』。滿天飛的是烏鴉。滿街滿巷的是那些紅色的檳榔。東方城市的特點是貧富參差，乞丐，黃色車夫，矮而短如囚籠樣的電車，看到印度人那副白而又大的眼睛，心裏總有些慣。

這裏有不少華僑，山東籍的比廣東籍的多，他們在這裏有相當良好的商業地位，一半是自己刻苦經營，一半是環境使然；唯一的遺憾是沒有華僑學校。

這裏有不少的小玩意兒，他們說是象牙做的，但內行人說象牙製的固然有，但很少買得到那些可愛的小黑象書夾。哥倫坡的珠寶又便宜又美麗，但容易上當，不過無論如何花上二三個盧比買一顆紅寶石做做紀念總是值得的。

宗教在錫蘭和在印度一樣，非常複雜。大體上是以回教，印度教，佛教為主。甘地是屬於印度教的，所以印度教的勢力相當大。回教寺院裏沒有偶像，却有二三個小池，有幾個教徒圍在一起，有的談天，有的在洗手，或者渴水，他們稱池裏的水為聖水。關於佛教寺院和中國相差

不多，但我却驚奇於『寺院小，和尚少，香火稀，菩薩小』的那種冷落情形。理想中的印度佛教寺應該是教徒在膜拜，香火興隆的，廟宇的建築該比中國的更偉大，但事實是相反，這裏的大小寺院並不星羅棋佈，廟裏在白天難得看見有人去焚香點燭，長明燈呢，却早已油乾了。廟宇建築是簡單而粗率，那些畫圖更難入目。大家說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却由中國發揚光大，現在的印度佛教已漸頹衰落了。

新加坡及香港

到了新加坡又像到了中國的廣東。華僑對我們的態度相當冷靜。有許多人先抱了滿腔熱誠，但後來也像得到了教訓。這裏政治情形非常複雜，有的報紙從側面攻擊我們，雖然我們沒有做錯一些事，他們倒非常關心我們回去將做些什麼事。

當地報紙登着大幅新聞：新加坡四郊連續不斷的小戰鬥。英國的飛機時常出發助戰。不知怎麼，我非常敏感地想起一個外國記者所說的話：「遠東是紛亂的象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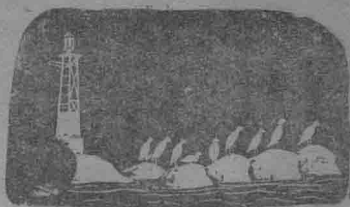
那一天離開新加坡以後即獲得颱風南來的氣象報告，我們儘量減低速度，結果我們雖避了颱風，但餘勢仍是洶洶。到香港的前一天，大風雨中我們過了西沙羣島。到香港我們可以說在國境土裏了。

香港比新加坡更糟。新加坡的華僑至少為生活為做生

意而出來的，但香港却是高等華人避風雨之地，冒險家的樂園，流氓奸商，落水明星，失意政客，還有那些跑國際路線的集中地。對它表面的繁華沒有什麼值得可說的地方。在山巔上避暑的公館別墅和山脚下的茅棚瓦屋是一個明顯的對照。

在香港停了十三天。二日半的航行，我們已經在別三年的吳淞口了。吳淞口的水黃濁，大家的心有一股莫名的惆悵。十三日早晨悄悄地別了上海，當夜停泊在鎮江。到南京已是次日午後一點半了。禮砲聲中重慶號安靜地躺在長江的急流中，她似乎沒有一些疲乏。





★現在雖有人高呼着『天下一家』的口號，而事實上各國都在推行着『緊閉門戶』『外人莫入』的政策。

印 尼 之 行

繆秋笙

——東南亞遊記

從上海到印尼，有海空兩種交通工具；戰前，渣華輪船公司有定期郵船由滬直駛巴達維亞等城，既迅速，又舒服；戰後因船隻缺少，航期無定，且又多以廈門或香港為起點，對於華中方面的旅客殊感不便。至於航行，現在開有自滬經香港至新加坡，再換機往巴城；自滬經香港至曼谷，再換機直達巴城兩條線路。記者爲了要觀察新加坡近況，選擇了第一路航空線。

在未動身以前，辦理英荷兩國領事館的簽字證，以及海港防疫處的接種證書手續，跑了十多處衙門，等候了近乎一個月。現在雖有人高呼着『天下一家』的口號，而事實上各國都在推行着『緊閉門戶』『外人莫入』的政策。

單身簡從的欽差大臣

從香港到新加坡的航程計一萬六千哩，飛行時間爲十小時。我們所乘的有英國國外航空公司的雙引擎飛機。當飛船停在海面時，外觀好像一隻大汽艇，而內部則因船底凹凸不平，祇能隔成三四個小房間，普通每間可容四人，大者倍之。我的同室者都是華僑，他們都是爲了料理家務，暫歸故鄉。這三位華僑，一位是從事園藝的，兩位是伙食舖的老闆，他們雖在新加坡住了好多年，可是依然不識ABC，當侍者分發新加坡移民局的表格後，他們竟瞠目不解，無從填起，最後由記者代爲執筆了事。

同機中有一位乘客生得短小精悍。他來時坐着一隻香港政府的小汽艇，由一個英國人陪伴着，從香港直駛九龍機場。這人外表樸實，舉止文雅，到了機場，經過海關及護照檢驗手續後，即廝混在其他旅客一起，受同等待遇。